

温暖了一个秋,年尾,天终于冷了。当此时,沐浴房又闹猛起来了,老浴客们来的频率明显高了。

老浴客相谈甚欢,免不了交流近况,除了健康状况,就是生活的滋润程度了。有浴客说,而今日子好过,主要看两点,健康过得去,收入也过得去,二者缺一不可。

说起收入过得去,我便想到浴客中的那些能人。

W画家,壮实的中等身材,圆脸,肤白,健谈,豪爽。十年前,我只是在桑拿间,听他打电话的口音,就知道他来自我曾经务农的皖西北,便有了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”的沟通欲望,与他有了交流。

他说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美术系,在皖西北某市中学教美术。十多年前某

年寒假,他与同为美术教师的同学来上海转转,想弄点小钱补贴生活。上海正遇寒潮侵袭,滴水成冰,加之年关将近,工作难找,但他俩还是凭着绘画特长,谋得了一份在户外画广告的工作,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,迎着寒风,

## 浴客里的能人

余建民

用画笔在巨大的铁皮上涂抹。小年夜,广告画好了,但给他们的报酬却远低于先前口头承诺的数,算下来,连往返车票食宿等也不够。不得已,W选择留在上海过年,另一位则打道回府。说来也巧,他百无聊赖,便又转到了曾经画广告的地方,正好遇到广告主在查看完工的广告,就打探了报价,一听吓一跳,他们收到的仅是零头的零头。W顿时开悟:市场前景广阔。就有了辞去教师工作,来上海开广告公司的念头。不久,W就凭着美术特长和经营头脑,站稳了脚,公司业务蒸蒸日上。

虽然我曾许多次到访京都岚山,但多年前深秋那一次,至今仍清晰如昨。

那天,当我穿过岚山上的竹林小径,刚一到达周恩来总理诗碑时,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一阵急雨。我在雨中伫立,诵读着诗碑上镌刻的《雨中岚山》,感觉现实和诗境仿佛融为一体。不知何人在诗碑的前后基座上各放置了一大束花,那画面与吉村孙三郎老人当年赠送给我的诗碑揭幕照片极其相似,令我不禁回忆起和吉村一家交往的点点滴滴。1986年1月,由于工作关系,我有幸结识了日中友好人士吉村孙三郎一家,吉村孙三郎时任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建立委员会委员长。后来我常驻日本东京工作期间,更是经常去京都吉村家拜访,和吉村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而每到京都,我照例会前往岚山拜谒周总理诗碑……

一阵风卷着枫叶刮来,打断了我的思绪。随着天色渐暗,雨借风势也越来越大,只见坐在旁边亭子里的一位老者站起身,缓步走到诗碑前,收起花束,放入手提袋内,准备下山。原来这两束花是他敬献于此的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走上前去和他攀谈起来。原来,他是京都本地人氏,已经七十多岁了。多年来,他几乎天天来此义务守护周总理诗碑。这让我想起1987年和2010年曾发生过日本右翼分子在诗碑上泼漆的恶劣事件。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。我试探地问他:“能和您一起合个影吗?”他用一口不算太流利的中文爽快回答:“什么都可以!”原来他还会说中文,真是不简单啊!他告诉我,他一直在坚持自学中文。接下来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他从手提袋里取出一张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合影,郑重地递到我的手里,示意我手持照片拍照。我双手接过这张放大后又被精心加上保护塑膜的珍贵照片,和他一起在诗碑前合影留念。

临别之际,他又在手提袋里摸索着拿出一个塑封的书签赠送我,书签里面夹着两枚漂亮的岚山红叶,封面上用中文写着“明天会更好”五个醒目的红字,落款“雨中岚山”。这是一份寄托着美好祝愿的礼物。此时,我觉得他那个手提袋简直就是一个百宝囊,真不知道里面还装着什么宝物。归途经过桂川上的渡月桥时,忍不住凭栏回望岚山,恰在此时,我惊讶地发现,一线阳光穿云出,在氤氲的雨雾中折射后形成万道霞光倾泻而下的壮观景象。目睹这一气象奇观,回想着在雨中岚山的这段奇妙邂逅,我对周总理诗中最后那句“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,真愈觉姣妍”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——阳光从未消失,它始终在那里,由那些普通而坚韧的人们守护着。

外婆性格很特别,她有很多自己的玩笑话和说法。

小时候到外婆家玩,在桌边每坐一段时间她就要拉我起来休息眼睛,活动筋骨。她教我把两只手臂都举高,像时钟的分针和秒针那样,她说这是十点十分。我惊奇于她的脑洞,每次都会模仿时钟指针继续往后走,手臂笔直地转圈,嘴里喊着:滴答滴答,滴答滴答。外婆会被我逗笑,和我一起模仿。

外婆家的电视似乎有比别的电视机多好多的动画片,每次到外婆家我就看得

我们当时互留了手机号,说,老乡要多联系,但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不过,现在网上搜他的名字,能看到关联着他的仍然红火着的公司等信息。

下面说说G老板。我曾写《搓背师老徐》一文,提到老徐落难时收留他的这位G老板。他原来从事与电气相关的工,作,退休前,随公司去大洋彼岸访问,在那里,第一次看到将桶

装水倒置在饮水机上的新设备,顿来灵感:桶装水,工艺简单,造饮水机也不难,这些在大陆当年属新事物,市场前景光明。回到上海后,他就着手研制饮水机,一炮而红。退休后,成立了独资公司,饮水机委托宁波的一家电器厂生产,他们公司包销产品,并做售后服务。而今,生意仍然红火着。

G老板在八十岁前,曾遭遇过一场大病,行走极为不便,某次发病,在救护车上,曾嘱家人“准备后事”。但奇迹发生了。在医院,遇到当日值班的全国顶级专家,经检查,困扰他几年的腰腿痛与腰腿无关,是某个泌尿系统的肿瘤压迫神经所致。经手术并服药后,G老板很快恢复了健康,行走自如。他对我说,是那位专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经此一劫,他格外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一切。

最后说说我的同龄人老L。山东大汉,身材魁梧,浓眉大眼。我在混堂常碰到他,有聊不完的话。他初中肄业,进了港口装卸行业,当了码头工人,主要装卸粮食。当年机械化程度低,稻、麦、豆等被装在麻袋里,纯靠人力,一包包地背着装上、卸下,很辛苦。但他身强体壮且舍得下力气,很快就被提升为组长。当了组长后,他又提出开展“劳动竞赛”,对优胜者进行物质奖励等合理化建议,被整个码头采纳,从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,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他又被提拔

## 黄金时刻

王琼

运气格外好,没等几分钟就驶来了一辆无轨电车。车上人不算多,望了一圈,低头看手机的乘客寥寥无几,只听得几位上海老阿姨,操着一口软糯的沪语,天南海北地聊。我坐在单独的一个座位上,阳光刚好从玻璃窗上斜洒进来,暖洋洋的。来上海很多年了,这竟是我第一次坐无轨电车。“铛铛铛”的声音不时响起,清脆的节奏让人不禁恍惚,仿佛跟着这百年电车穿越到了旧时光里。车子不疾不徐地前进,两边的建筑刻着时代的印记,慢慢往后退。街边老房子的外墙上支着一根根“龙门架”,杆上晒满了被子和衣服。犹记当初租房时,初见这物件的惊讶,可能是为了充分接受阳光和自然风,抑或是为了扩大晾晒空间。入乡随俗,我曾经也买过这样的杆子,和室友两个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铺上了被子,再合力抬起45度角伸出去,折腾得气喘吁吁。待到傍晚收被子时,又是一番大汗淋漓的忙活。从此,杆子便被闲置下来,留给下一任租客使用了。

路口经过一个学校。穿着校服的孩子们,在操场上自由地打球嬉戏,脸蛋被阳光照着,洋溢着满满的青春气息。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,那些课间解题的瞬间,那些为梦想奋斗的日子,在不惑之年的此刻格外让人怀念。年少的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用想,看似无忧无虑,但是他们也要时不时为考试发愁,也会有不经意的迷茫。他们会遇到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,就像我们一样,然后学着逃离或者接受。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生活。

车厢里的时光缓缓流淌,我忽然少了以往挤地铁的焦急心境,开始沉下心享受这段旅程。道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落了一地,应该会有人踩上去,为听到那“沙沙”作响的声音而开心吧。目的地到了,那处声名在外的银杏大道。目之所及,一片金黄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在挑选最佳机位,只为将这一片金黄定格。这一刻,应该没人会在意生活的匆匆忙忙,或者工位上需要完成的报表吧?我也踩着地上的叶子,听那“沙沙”的声音,满心欢喜。有位爷叔看我举起手机,戏谑道:“看,这满地的,可都是‘黄金’呀!”

心头一颤。是呀,此刻内心所有的平静和满足,此刻这片美好,不正是生活中珍贵的“黄金时刻”吗?

为副队长,带着一二百人工作在一线。

也是机缘巧合,为加强港口安全等工作所需,港口公安部门在港口系统招聘一批警察。老L被相中了。在岗前培训中,擒拿格斗、射击、驾驶等各项技能,门门优秀,很快适应了工作,且做得很好。他告诉我,当警察,虽然辛苦,但也蛮有成就感。

退休后,经常在各地旅游,或到远郊养生,回浦东时,就经常到混堂桑拿。顺便说一下,老L是

能人,也是狠人。我看到他门牙旁缺失了几颗牙齿,就问他是去医院打了麻药拔掉的吗?他说,牙齿松动了去医院干什么,自己用力拔掉就行了。听罢,我只有佩服。

浴客中,五行八作,各色人等皆有,能人辈出。限于篇幅,就说这些了。不过,他们都有一些共性,亲爱的读者,你看出了否?

## 重量

朱锁成

一张纸似乎是轻的。

一张薄薄的纸,甚至难以

承受水的侵蚀。

一张纸又是重的,能承载

历史的澎湃与血雨腥风。

承载爱的深情,月色的柔美或忧郁。

承载草原的墨绿,山的凝重,黄河的苦难。

承载泪承载诗,承载黑夜与寂寞。

一张纸或者是孤独的,默默无闻。

一张纸在行走。

一张薄薄的纸,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,很轻很轻,又

很重很重……

记忆像陈旧的唱片,有些曲段听起来是会有点模糊。床在房间角落,被子有陈木的淡淡香味。床头柜上一直是那一盏小台灯,陶瓷捏的小狗娃娃

停不下来。外公在沙发上摇着

扇子陪我一起看,这时候外婆

就会在厨房里洗一些水果给我

吃。外公笑起来憨憨的,也像

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不过为什么最近几年显出了沧桑呢?

午后外公会放下躺椅睡三刻钟左右午觉。那段时间里外婆就坐过来陪我一起看吵吵闹闹的动画片,问我不要也不要午觉。儿童都精力旺盛,我每每都说不要睡。卧室窗外午后阳光暖暖,窗台上外公种的杜鹃花。也可能不是杜鹃花吧,只记得红色和明黄相间,颜色明亮得有些笨拙,像外公一样。

很久没有坐公交车,习惯了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被挤得没心气。这天心念一动,舍了地铁,坐公交车抵达想去的地方。

来上海很多年了,这竟是我第一次坐无轨电车。“铛铛铛”的声音不时响起,清脆的节奏让人不禁恍惚,仿佛跟着这百年电车穿越到了旧时光里。车子不疾不徐地前进,两边的建筑刻着时代的印记,慢慢往后退。街边老房子的外墙上支着一根根“龙门架”,杆上晒满了被子和衣服。犹记当初租房时,初见这物件的惊讶,可能是为了充分接受阳光和自然风,抑或是为了扩大晾晒空间。入乡随俗,我曾经也买过这样的杆子,和室友两个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铺上了被子,再合力抬起45度角伸出去,折腾得气喘吁吁。待到傍晚收被子时,又是一番大汗淋漓的忙活。从此,杆子便被闲置下来,留给下一任租客使用了。

来上海很多年了,这竟是我第一次坐无轨电车。“铛铛铛”的声音不时响起,清脆的节奏让人不禁恍惚,仿佛跟着这百年电车穿越到了旧时光里。车子不疾不徐地前进,两边的建筑刻着时代的印记,慢慢往后退。街边老房子的外墙上支着一根根“龙门架”,杆上晒满了被子和衣服。犹记当初租房时,初见这物件的惊讶,可能是为了充分接受阳光和自然风,抑或是为了扩大晾晒空间。入乡随俗,我曾经也买过这样的杆子,和室友两个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铺上了被子,再合力抬起45度角伸出去,折腾得气喘吁吁。待到傍晚收被子时,又是一番大汗